

网络视角下企业跨区域发展与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王晓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200020)

摘要:网络资源是形成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源泉,然而网络资源不断演化的结果,可能导致产业集群的锁定性风险和衰退,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障碍。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跨区域发展现象为依据,在产业集群理论和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下,提出应以集群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实现集群网络的重构,从而将传统的单一地域的产业集群扩展成为多地域的产业集群网络,并指出,网络结构的改变可以促使产业集群网络资源以及企业资源的更新,提升产业集群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实现产业集群升级。

关键词:跨区域发展;网络资源;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08-0052-04

0 引言

产业集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显现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如“第三意大利”、美国的硅谷和加利福尼亚的生物技术集群、丹麦的家具集群,这些成功集群的示范效应,使得集群成为许多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战略工具。然而,也有一些曾经成功的产业集群最终走向了衰败。如著名的底特律“汽车城”,由于未能经受住全球汽车工业危机的冲击,如今已衰落成所谓的“老工业区”;澳大利亚的上Styria地区在20世纪50、60年代一度繁荣的钢铁工业,自70年代起开始衰退,直至80年代彻底败落。

在我国浙江,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是其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2003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然而浙江省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为主,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从2004年开始,受到国际、国内宏观因素的影响,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出现了整体性下滑趋势,市场容量缩小、市场竞争加剧,使集群内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产能过剩、技术创新投入薄弱、竞争手段单一等缺陷充分暴露出来。寻求合理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是当前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观察集群企业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在新一轮扩张中掀起了一股跨区域发展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已有3 058家企业跨省投资,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 488家,到2005

年,浙江民企的跨区域投资已达7 000多亿元。企业跨区域发展行为不仅会在微观层面上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而且当这种企业行为形成一种趋势以后,也会对企业所在的集群产生深刻的影响。企业跨区域发展是否可以促进产业集群升级及其内在机理如何,正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1 产业集群的网络性风险

从产业集群的定义来看,波特(1998)^[1]将其视为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这暗含着集群中大多数企业围绕相关产业实现着产业链上的分工和合作,产业升级的内容及形式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Gereffi(1999)^[2]将产业升级定义为提升企业或者经济体向更加有利可图,以及(或者)技术上更为复杂的资本及技能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在此基础上,Humphrey和Schmitz(2002)^[3]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由低级到高级的4种升级类型:①工艺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者引入更强的技术,使得由投入品到产出品转换更为有效;②产品升级:进入更成熟的生产线(可以定义为提高单位价值);③功能升级:获得新功能(或放弃现有功能)以提高生产的整体技术含量;④跨链条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指企业进入新的生产活动。其中前3种升级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价值链上由低到高的产业升级,而第四种形式的升级则是跨越不同价值链的产业升级。

从产业集群的特征来看,作为一种介于组织与市场之间的组织形式,产业集群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网络

组织^[4],而其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集群的网络结构和分工。基于企业资源观对集群企业的解释,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不在单个企业内部,而在企业所在的集群网络之间^[5]。集群企业越是依靠集群的组织结构形式,其市场竞争力就越强。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下,产业集群自身的网络结构属性也可能成为影响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不利因素,当集群网络形成技术创新和资本创新的外部性时,也会形成机会主义的土壤,使得集群企业独自面对市场、把握市场机会、及时进行产业结构或产品结构调整的意识退化,产生创新惰性。另一方面,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驱动下,集群企业会不断地进行设备投资,由此导致产业集群整体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加剧了集群内部的相互竞争,当这种情况持续发展达到某个临界点时,一旦外部环境如市场环境等发生变化,整个集群就会陷入困境。

鉴于此,本文认为,从网络视角看,产业集群的升级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而是一个与特定的网络结构及资源密切相关的产业升级问题,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升级:产业升级和嵌入关系的改善,亦即嵌入于集群网络的产业升级过程。这种嵌入性表现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种形式^[6],强调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资源质量和关系结构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因此,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如何改善这种嵌入关系,提高网络资源质量,促进产业升级,是实现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

围绕产业升级,我国学者张辉(2005)^[12]等已经进行了大量关于产业集群升级机理和模式的研究。本文对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着重于网络嵌入关系,讨论网络结构和网络质量的改善。由于集群网络嵌入关系的形成往往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其形成过程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和自组织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将空间因素引入到集群企业的微观决策,推动集群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利用要素流动中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通过拓展产业集群的网络空间,将传统的单一地域的产业集群扩展成为多地域的产业集群网络,有可能成为改善网络嵌入性的有效途径。而将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空间因素和产业集群的组织形态结合起来,可构成产业集群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2 基于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在机理

所谓企业跨区域发展,是指企业在其原所在地区(原驻地)以外的地域寻求扩张和发展机会的区位选择行为和企业战略行为。具体包括:企业整体迁移至原驻地以外的地区;企业的某一功能部门,如企业的生产部门或研发部门等迁移至原驻地以外的地区;企业总部迁移至原驻地以外的地区,这种迁移行为包括存量和增量的调整。

2.1 企业跨区域发展与集群网络结构的演变

2.1.1 集群内部企业间网络的重构

由于地理和社会的接近性,集群网络往往具有高的密集性。关系密集性使得集群网络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

非常高,集群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降低,即使外部环境的冲击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某一集群企业,而是影响其他合作者,也会对该企业造成间接的伤害。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多米诺效应”,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不再单纯依靠集群网络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时,集群企业就有可能表现出较强的向集群外部寻求合作伙伴的战略需要。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企业选择整体或部分迁出集群的发展战略,必定是建立在对区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基础上的。与新环境中的其它企业建立新联结需要消耗企业资源,同样,维持原有的网络关系也需要一定的成本。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企业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着网络关系的调整和平衡。集群企业的这种跨区域发展,表现在集群网络结构中,可以节点的稀疏或连接(边)的稀疏。

(1)企业整体迁移到集群外部,直观地体现在集群网络中节点的相对减少,而连接的稀疏程度,取决于企业迁出集群后,是否仍与集群中的其它企业保持原来的联系,同时也取决于迁出去的企业在集群网络中是否跨越了网络中的结构洞。短时期内企业已经建立的网络关系,并不会立即被中断。但长期内,一旦原来跨越结构洞的企业迁出集群,不再保持与集群中企业的这种网络关系,则集群网络关系就会逐渐变为稀疏网络。

(2)企业总部迁移到集群外部,更多地表现为网络结构连接的稀疏。通常企业选择将总部迁出集群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新的营销和技术信息,虽然通过留在集群中的生产部门,企业仍然会与集群中的其它企业保持一定的网络关系,但是这种网络关系往往局限于技术或生产上的正式合作关系,类似的诸如基于产品营销建立的网络关系等,则可能减少。

(3)企业某一功能部门迁移到集群外部。与其它两种情况相比,它对集群内部网络结构的影响较小。如企业选择将其营销部门迁出到外地,表现出对迁出地市场占有率的战略扩张意图,一般不会影响其与本地网络的联系。但若企业选择在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投资筹建新的生产基地,则在一定程度上会稀释集群网络的生产联系。

总之,无论何种模式的企业跨区域发展,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集群网络的密集度,稀释原来基于社会网络的密集产业集群网络,也可能改变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导致集群内成员间形成的网络结构重构(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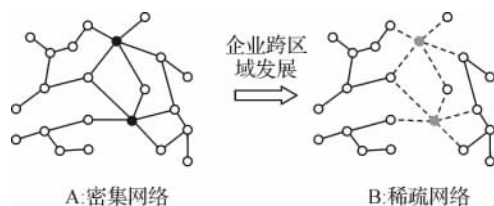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跨区域发展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影响

注:图中实线代表稳定的网络关系,虚线代表可能消失的网络关系。

2.1.2 集群网络的外部扩张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范式对产业集群所进行的研究,往往比较重视产业集群内部的网络关系与分工合作,强调内

部网络关系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7],而忽视了对集群外部网络关系的研究。Guerrieri和Pietrobelli(2000)^[8]认为,技术体制和全球化正在影响着产业集群的结构,传统产业区中运作的企业需要从区域外部最便利的地区引进技术知识,并将自己的联系渠道从原先的地区层次扩散到更宽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去。

虽然集群企业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后,不再完全嵌入于原来的集群网络环境之中,稀释了集群内部网络的密度。但由于一方面,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长期合作关系,使得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信任,在相同的条件下,跨区域发展的集群企业更愿意与其信任的企业保持生产及技术的合作;另一方面,跨区域发展的集群企业可以成为沟通结构洞的行动者。通过占有集群网络与外部环境的结构洞,为结构洞两边“派系”的信息充当沟通集群内企业与集群外企业之间联系的桥梁,并且因此获得三方面利益:更好、更快地获得信息和更频繁地被其他人当作“专家”^[13]。这样,拥有跨结构洞两边的信息而获得利益,促使跨区域发展的集群企业仍然与原来集群内的其它企业保持基于信任的生产、技术合作关系。

通过跨区域与集群外部企业建立的新生产或营销合作关系,可以实现集群网络的扩张,使得原来基于强关系社会网络而形成的集群网络获得质的成长,集群网络将会变得更加开放,表现为从以嵌入性纽带为主转变为嵌入纽带与市场纽带的平衡分布;从强调网络凝聚力转变为积极利用结构洞;从路径依赖到更加有意识地管理网络。而且集群内跨区域发展成功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这可能带动集群内的其它企业寻求相同的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地扩大集群外部的网络联系(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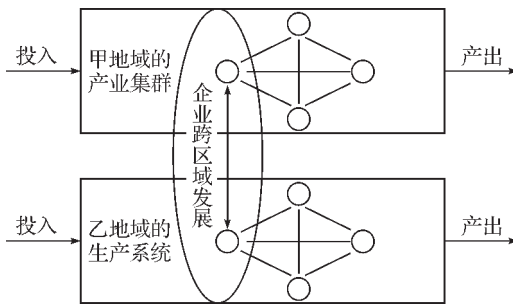


图2 以企业跨区域发展为纽带的产业集群网络扩张

2.2 网络资源质量的提高

企业跨区域发展导致了集群网络结构的重构和扩张。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网络结构、网络位置影响网络成员的资源获取能力。这样,不仅集群企业获取集群网络资源的能力会得到改变,而且以企业跨区域发展为桥梁所带来的新资源、新观念,也将使产业集群的网络资源得到更新,促进产业集群升级(见图3)。

(1)内部网络重构与网络资源。密集网络比稀疏网络具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特征。正如科尔曼(1988)^[9]指出的,密集结构的社会网络保证了相互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等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这些团结力能够动员网络资源。但是,网络的关系密集性是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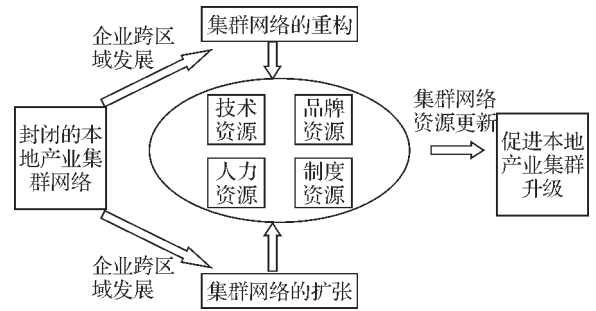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产业集群升级机理

双刃剑^[10],它在带来资源整合效应的同时,也存在负面作用,可能把企业锁定于非生产性的关系,或者是降低企业对新信息和知识的吸收能力,即网络结构如果具有过高的集聚系数,可能会导致网络结构的僵化,阻碍集群网络与外来资源和信息的交流。稀疏网络代表了更为开放的网络形态,关系的相对缺乏能够推动个体组织的流动、信息的获得和资源的摄取,有利于新信息的获取和创新能力的提高^[11]。所以,与密集网络相比,一个稀疏的网络将大大改善网络整体信息的有效性结构,提供更多的信息利益。

企业通过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将总部或某一功能部门迁出集群,促使密集网络向稀疏网络演变,有利于集群企业获取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资源。特别地,当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的企业是集群中的龙头企业时,可以为集群内的其它企业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外迁的企业在集群网络中所占据的结构洞,可能会被集群内的其它企业占有,这就会为其它企业的发展提供机会。集群网络内部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从而保持集群网络的活力,形成激励中小企业成长的氛围。以宁波服装产业集群为例,过去是杉杉、雅戈尔两个大型服装集团,现在形成了既有杉杉、雅戈尔等上市企业,又有罗蒙、培罗成、太平鸟等大型服装企业,还拥有了一批从事纺织、面料和辅料生产的中小纺织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形成了分工合作机制。

(2)网络外部扩张与网络资源。作为镶嵌在更大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产业集群在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进程中,不得不面临如何获取优势资源,实现产业升级的问题。网络的外部扩张对于集群网络资源更新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形成新资源流入的通道。集群企业可以借助于跨区域发展,融入更高环节的价值链当中,成为当地甚至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组成环节,并且企业由此可以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吸取国内及国际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而这些高效的生产技术又可以通过集群内价值链的生产活动向其它企业扩散,从而促进产业集群内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集群在产业内的升级。其二,形成相对劣势资源的流出通道。波特(1998)^[11]认为,集群可以通过从远处供应商那里获得资源,将部分或全部生产转移到别处,以抵消本地工资上涨速度快于生产率上升的补偿方式,保持竞争活力。从产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集群在发展过程中,还要逐渐将自身生产的弱势环节转移出去,如某些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等。因此,要求产业集群中的企

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能够扩大视野,不断地在本地甚至全球范围内寻找优秀的生产加工环节,保持产业的健康发展。

综上,集群中的企业跨区域发展,一方面稀释了其与集群内部企业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资源与集群外部企业建立广泛的联系,来获得新的技术、营销等相关生产知识,转移相对弱势的资源。沿着已经存在生产合作、技术合作以及劳动力流动等形成的网络关系,新的知识得以在集群网络中传递和流动,有利于集群网络中生产技术的发展,放大集群内人力资源的累积效应,扩大集群及企业的知名度。同时,这种外部网络关系也是企业获得新鲜观念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家、管理者的智力模式同化的情况下。

3 企业跨区域发展可能形成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

集群网络资源的更新和激活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通过企业跨区域发展可能形成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主要有以下3种:

(1)A模式。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企业的某一功能部门转移到高开发地区,加入或者建构当地的产业集群网络。跨区域发展企业获得新的发展能量,推进技术进步,发展新的产业和开发新的产品。同时,通过企业内的地域分工,建构起企业原驻地产业集群和高开发地区产业集群之间的网络联系,进而将在高开发地区获取的资源传导至原驻地的产业集群。这样,通过高开发地区和原驻地之间的资源流动,使原驻地产业集群的网络资源获得更新,带动产业集群升级。

(2)B模式。通过跨区域发展,将企业既有的、边际效益处于下降状态的产业或产品转移到低开发地区(即低次产业比重较大,具有劳动、土地或市场等资源禀赋优势的地区),加入或建构当地的生产网络。通过企业内的地域分工,建构起企业原驻地产业集群和低开发地区生产网络之间的网络联系,改善传统产业和产品的经营状况,提高边际收益。通过促进原驻地和低开发地区之间的资源流动,使原驻地产业集群的网络资源得到更新,带动产业集群的升级。

(3)C模式。将企业的功能部门和不同产品或产业的生产部门,分别转移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不同地区,加入或建构当地的生产网络。通过企业内的地域分工,建构起企业原驻地产业集群和其它地区生产网络之间的网络联系,促进原驻地和其它地区之间的资源流动,利用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使原驻地产业集群的网络资源得到更新,带动产业集群升级。

4 结语

网络资源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源泉,而网络资源不

断演化的结果,也可能导致产业集群的锁定性风险和衰退,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障碍。本文基于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现象,结合网络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阐明了企业跨区域发展所导致的产业集群内网络结构的重构和网络的跨区域扩张,促使网络资源更新,从而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观点。然而,资源是否能够在区域间流动,还取决于资源流动中的“磨擦”效应。这就需要有关政府部门提供积极的公共政策支持,制定开放的区域政策,引导跨区域发展的集群企业与集群之间建立一种“反哺”机制,使企业既“走”得出去,又“引”得回来,共同推动产业集群的升级。

参考文献:

- [1] PORTER M.E.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 of Competition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10-11):77-90.
- [2] 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48:37-70.
- [3] HUMPHREY, J,SCHMITZ, H.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Linking Industrial Cluster and Global Value Chain Research [M]. IDS Working Paper 120,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0.
- [4] GORDON, MCCANN. Industrial Clusters: Complexes, Agglomeration and/or Social Networks [J].Urban Studies, 2000 (3):513-532.
- [5] MOLINA-MORALES FX. European Industrial Districts: Influence of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n Performance of the Firm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1(7):277-294.
- [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481-510.
- [7] SCOTT A J. The Role of Large Producer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A Case Study of High Technology Systems Houses in Southern California[J]. Regional Studies, 1992(26):265-275.
- [8] GUERRIERI, P., PIETROBELLI, C.. Models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volution and Changes in Technological Regimes [R]. Prepared for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Rebuild/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2000.
- [9]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Supplement,1988 (94):95-120.
- [10] UZZI,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1):37-69.
- [11] BURT, RONALD. Structure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 [12] 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模式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5(9):11-18.
- [13] 王晓娟.集群企业外迁及其效应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2-27.

(责任编辑:高建平)